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3位ISBN编号：9787806652459

10位ISBN编号：7806652450

出版时间：2003-4-1

出版时间：岳麓书社

作者：吴趼人

页数：59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内容概要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

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满清末年的黑暗现实。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的代表性。

它最初连载于1903~1905年《新小说》杂志上面，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本12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共108回）。

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

《怪现状》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满清末年的黑暗现实。

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怪现状》描写范围包括官场、商场与洋场，因涉及范围广，故影响也大。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其评价甚为精当：“作者经历较多，故所叙之族类亦较夥，官师士商，皆著于录……惜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的谈笔之资而已。

”鲁迅先生特别重视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吴趼人和李伯元等人夸张失实的毛病的确犯了写实文学的大忌，这可能也正是清末文坛产生不出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书籍目录

吴研人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刘建国第一回 楔子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
 贼是官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第
 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第七回 代
 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俸大遭殃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第九回 诗翁画
 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
 身窥贼迹 房门前警眼睹奇形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
 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
 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
 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
 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第二十三回 老
 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第
 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臬使第
 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
 师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
 编书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 变豁眼界北里试
 嬉游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第三十四回 蓬华中喜逢贤女子.....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章节摘录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他问了我台南、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来不及听见，只管唠唠叨叨的说个不断。

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得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

只见他问固修道：“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么？”固修道：“今天没甚事。昨天接着电报，说驭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苟才吐了吐舌头道：“这还了得！马江的事情，到底怎样？有个实信么？”固修道：“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给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苟才高兴要豁拳。继之道：“豁拳没甚趣味，又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制，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掣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么？”大家都道：“这个有趣，又省事。”

继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筒，里面插着几十枝象牙筹。继之接过来递给苟才道：“请大人先掣。”

苟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掣了一枝道：“我看该敬到谁去喝？”说罢，仔细一看道：“呀，不好！不好！继翁，你这是作弄我，不算数！不算数！”

继之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筹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吾犹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掣此签者，自饮三杯。”

继之道：“好个二吾犹不足！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

苟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首酈士图。士图接过来，顺手掣了一根，念道：“‘刑罚不中’，量最浅者一大杯。”

座中只有濮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这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攒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士图下首，便是主位。

我伯父掣了一根，是‘不亦乐乎，合席一杯’。继之道：“这一根掣得好，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合席吃酒的，却是一句‘举疾首蹙额’，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说的快活。”

说着，大家又吃过了，轮到固修掣筹。固修拿着筒儿，摇了一摇道：“筹儿筹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掣了个二吾犹不足呢！”说着，掣了一根，看了一看。

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请教该谁吃酒？是一句什么？”固修就把筹递给我看。我接来一看，却是一句“子归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

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继之。继之掣了一根是“将以为暴”，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继之道：“我最讨厌豁拳，他偏要我豁拳，真是岂有此理！”苟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

继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道：“这一句隐着‘今之为关也’一句，却隐得甚好；只是继翁正奉办着大关，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

继之道：“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掣吧。”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我接过来掣了一根看时，却是“王速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

” 我道：“偏到我手里，就有这许多周折！”

” 苟才拿过去一看道：“好呀！请你出令呢。”

快出吧，我们恭听号令呢。”

” 当下相见毕，他就叙起别后之事来。

原来鸿甫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

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源坊弄。

慕枚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

鸿甫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翼穿了重孝。

景翼把前事诉说已毕，又说道：“舍弟希铨，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我近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举办。”

我们忝在世交，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

” 我问他要多少，景翼道：“多也不敢望，只求借十元罢了。”

” 我听说，就取了十元钱给他去了。

今大早上，下了一阵雨，大气风凉，我闲着没事，便到谦益栈看伯父。

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

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源坊弄，回看景翼，并吊乃弟之丧。

到得他寓所时户恰好他送灵柩到广肇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代他招呼。

这王端甫是个医生。

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希铨是什么病死的。

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什么病。

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道：“听景翼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道：“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

” 端甫道：“我也是和鸿甫相好。”

近来鸿甫老的糊涂了，这黎氏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

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

偏偏慕枚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

” 我道：“究竟希铨是什么病死的？”端甫叹道：“哪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烟死的呀！”我惊道：

“为着什么事？”端甫道：“竟是鸿甫写了信来叫他死的。”

” 我更是大惊失色，问是什么缘故。

端甫道：“这也一言难尽。”

鸿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本是他夫人的陪嫁丫头。

他弟兄三个，都是嫡出；这位姨太太，也生过两个儿子，却养不住。

鸿甫夫人便把希铨指给他，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希铨。

希铨又得了个瘫痪的病，总医不好。

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

这种瘫子，有谁肯嫁他，只娶了人家一个粗丫头。

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把自己的几口皮箱，都给了希铨。

这希铨也索作怪，娶了亲来，并不曾圆房，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

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也不知他姓什么，只知道名字叫阿良。

家里人都说希铨和那阿良，有甚暧昧的事。

希铨又本来生得一张白脸，柔声下气，就和女人一般的，也怪不得人家疑心。

然而这总是房帙琐事，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

这一位景翼先生，他近来赋闲得无聊极了，手边没有钱化，便向希铨借东西当，希铨却是一毛不拔的，因此弟兄们闹不得了。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景翼便把阿良那节事写信给鸿甫，信里面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

鸿甫得了信，便写了信回来，叫希铨快死；又另外给景翼信，叫他逼着兄弟自尽。

我做同居的，也不知劝了多少。

谁知这位景翼，竟是别有肺肠的，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的几口皮箱，哪里还有什么兄弟，竟然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立逼着希铨吃了。

一头咽了气，他便去开那皮箱，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砖头、瓦石，这才大失所望。

大家又说是希铨在时，都给了阿良了。

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小好去讨。

只好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罢了。

”我听了一番话，也不觉为之长叹。

一会儿，景翼回来了，彼此周旋了一番，我便告辞回去。

继之道：“虽然是爽快，然而出来处世，究竟不宜如此。

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差船管带，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带的是伏波轮船。

他是广东人，因为伏波常时驻扎福州，便回广东去接家眷，到福州居住。

在广东上轮船时，恰好闽浙总督何小宋的儿子中了举，也带着家眷到福州。

海船的房舱本来甚少，都被那位何孝廉定去了。

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定下的两个房舱。

那何孝廉打听他是伏波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

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

你想取快一时的，有甚益处么？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得十分爽快的：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

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哪一国的了，总而言之，不是法兰西的。

他见了，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海口里来，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

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

他又打起了旗号知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

那船上仍旧不理。

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

到了岸上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

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的出来会审。

领事官也气忿忿的来到。

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的，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闽省大吏，非独不奖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

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

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

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二十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

” 我道：“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展拓生番的地方。

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得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

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继之道：“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

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

”我道：“这又为何？”继之道：“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惟有他恨的最厉害。

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

是他帐下的兵弁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

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厉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消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我道：“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 继之道：“所以要设法呀。

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许下了重谢。

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代他装旱烟时，偷搀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

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搀烟泡。

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

那家人知道他瘾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

他哪里肯吃，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

哪里禁得医生也是受了贿嘱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

他还是不肯吃。

熬了一天，到底熬不过，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不能离的了。

这不是害了自己么？”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媒体关注与评论

吴沃尧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吴趼人(1866—1910)，清末著名小说家；原名宝震，后名沃尧，趼人系其字，又字小允，笔名我佛山人、野史氏、老小海、老少年等；广东南海佛山镇人。出身没落世家。

曾祖荣光，官至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

祖父尚忠，官工部员外郎。

父升福，浙江候补巡检。

广东在国内思想开放早，升福一面混迹官场，一面在杭州经营生意，只活了三十多岁就过世了。

当时吴趼人十七岁，在家读书，接连收到父亲催他去照看病情的家信，慌忙中好不容易坐船到了杭州，终于未能赶上给父亲送终。

吴升福去世后，吴趼人一方面在上海当小职员，一方面刻苦自学，不时给上海各小报写些小品或杂论。

从1897年起先后担任《字林沪报》副刊及《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主笔。

1902年应聘于武汉《汉口日报》。

这时，梁启超提倡“小说革命”，并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吴趼人开始小说创作不久，便将自己二十年来亲身经历及耳闻目睹之奇闻异事写成《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寄往横滨《新小说》杂志。

吴生性好动，喜欢各处奔走，曾东渡日本，客游山东，还到汉口担任过美商所办英文《楚报》的中文版编辑。

1905年7月，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爆发，吴激于爱国义愤，辞去《楚报》的职务，回上海主编《月月小说》。

除从事小说创作与报刊编辑工作外，他还负责改造旅沪粤人组织，创立两广同乡会，并主持同乡会所开设的广志小学。

与二三同志研究教育之道。

因为工作多而且杂，交际应酬广而且繁，终于在1910年10月病逝于上海。

吴趼人创作的早期正是康、梁等人大搞维新变法的时候，当时他热情为变法奔走呼吁，积极从事杂文与政论的写作。

当时存世的作品主要是《趼咤外编》，又名《政治维新要言》。

该集收录了关于保民、议院、治河、开矿、邮政、专利等关于治国方略性的政治论文和杂文，充分表现了他在戊戌变法高潮中锐意革新的热情，戊戌变法的失败，粉碎了他变法图强的梦想，于是放弃了政治改革的呼吁，转而在长短篇小说揭露社会的黑暗，以图唤起民众。

比较著名的长短篇小说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恨海》、《瞎骗奇闻》，《新石头记》，《九命奇冤》、《糊涂世界》，《劫余灰》、《上海游踪录》，《发财秘诀》，《近十年之怪现状》、《黑籍奇冤》、《立宪万岁》、《光绪万年》、《平步青云》、《中国侦探案》、《趼廛剩墨》、《趼廛笔记》、《我佛山人札记小说》、《上海三十年艳迹》，另有笑话寓言《新笑林广记》、《新笑史》、《俏皮话》，分别发表于《新小说》、《月月小说》等刊物。

吴趼人热情奋发，耿介自立，愤世嫉俗，敢作敢为。

他不满清末政治的腐败与风气的堕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憎恶崇洋媚外的洋奴哲学，主张开化、进步、维新，主张用小说改良社会，用小说挽救道德的沦亡。

但是无论改革的力量，还是道德的力量都无法改变黑暗的政治，挽回颓败的世风。

他虽然有心救世，却无力回天。

不过他的作品还是帮助广大读者对腐朽黑暗的晚清政局产生了较清醒的认识，在反封建、反殖民地化的文化运动中起到了发聋启聩的积极作用。

他的一生是奋发有为的一生。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吴趼人的代表作。

它最初连载于1903-1905年的《新小说》杂志上面，1906年起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分册的单行本(每本12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回，直到1910年才出齐，共108回)。

全书以主人公“九死一生”的经历为主要线索，从他为父亲奔丧开始，到经商失败结束。

《怪现状》通过“九死一生”二十年间的遭遇和见闻，广泛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满清末年的黑暗现实。

作者自名“九死一生”确是极有意思的。

书中自我介绍说：“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虫蛇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躲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作者将其所遭遇的各种各色人物比之为蛇虫鼠蚁、豺狼虎豹、魑魅魍魉，一伙比一伙狰狞，一伙比一伙凶残，叫人防不胜防，若非有过刻骨铭心的痛苦遭遇，是无法想像出如此怪异，又如此贴切的形象比喻的。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